



苏联 沙甫钦告编剧

刘 邈翻译 慕 林改编

最高的奖赏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最高的獎賞

〔蘇聯〕沙甫欽告編劇

劉遲翻譯 慕林改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根據蘇聯同名影片改寫的電影故事。內容寫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，某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——國際間諜，爲竊取蘇聯某教授發明的一種最新式飛機的設計圖樣，便派出了一批職業間諜和收買了一些叛徒，在各種職業的偽裝下，不擇任何手段地去接近這位老教授和他的家人，企圖伺機進行盜竊；但在强有力的蘇聯國家保衛機關和警惕的蘇聯人民面前，這批奸詐、狡猾的敵人，却始終一籌莫展；最后，在機警、勇敢、沉着、老練的保衛人員嚴密偵緝下，醜惡的敵人全部落網。負責偵緝該案的保衛人員榮獲了最高的獎賞——黨和人民的信任。

最 高 的 獎 賞

〔蘇聯〕沙甫欽吉編劇

劉 遲翻譯 董 林改編

★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理

★

書號：0359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—7/16 字數：45,000

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85,000

定價：0.22元

主要人物介紹

保哥留保夫——老教授，新式飛機的發明者。

米海勒夫——國家保安部的中尉。

維加——米海勒夫中尉的兒子。

娜加——保哥留保夫的愛女，音樂學院的學生。

武官——某國駐蘇大使館上校武官，間諜頭子。

新聞記者——間諜分子。

安德列——保哥留保夫的小兒子。

華西列夫娜——保哥留保夫的愛人。

彼特洛夫——國家保安部的少校。

斯維奇茨基——一名阿納道里，托洛斯基分子，音樂學院的學生，賣身投靠的叛徒。

瓦夏——馬戲團的小丑，耍狗的演員，13號間諜。

招待員——間諜分子，代號：B.4。

定价:0.22元

定价:0.22元

目 次

主要人物介紹

一	在節日的紅場上·····	1
二	保哥留保夫教授要去避暑·····	3
三	馬戲團里的小丑·····	10
四	餐廳里的密謀·····	16
五	瓦夏替安德列訓練軍犬·····	21
六	娜加的初次懷疑·····	29
七	老教授辦公室里傳出了響聲·····	39
八	敵人的疑陣——偽裝自殺·····	47
九	不讓一個敵人漏網·····	56
一〇	最高的獎賞·····	64

一 在節日的紅場上

衛國戰爭前的一個節日，天空萬里無雲。人們歡欣鼓舞地慶賀着這個節日的來到。紅場上密集着成千上萬的人羣，他們接受着自己領袖的檢閱。

軍隊檢閱開始了。伏羅希洛夫等領袖們站在檢閱台上，向受檢閱的部隊答禮。保哥留保夫教授全家站在觀禮台上，米海勒夫中尉領着維加站在他們旁邊。他們愉快的注視着從觀禮台前走過的部隊，高興的鼓着掌，小聲的談論着。在觀禮台上的還有德、日等國的武官，他們默默地看着這一切。

整齊的步兵部隊邁着堅定的步伐經過檢閱台，領隊的長官向檢閱的領袖致敬，伏羅希洛夫微笑着還禮。觀禮台上響起了一片掌聲。接着從檢閱台前又走過了紅海軍和坦克部隊，觀眾們也興奮的爲他們鼓掌。

天空中傳來了飛機馬達聲，觀禮台上的人們都仰頭看着天空中的強勁的雄鷹。保哥留保夫教授用手遮着太陽注視着天空，他的女兒娜加一手拉着他，一手用帽子擋着太陽，注視着從紅場上空飛過的一隊一隊排列得整齊的機羣。在機羣的后面，矯健地飛着一架帶有四個發動機的大飛機。娜加愉快的

問保哥留保夫教授：“爸爸，是您的？”

保哥留保夫教授看着天空，說：“是我的。”說完，他聽到觀眾中響起了掌聲，馬上向大家還了禮。

米海勒夫中尉也給保哥留保夫教授鼓掌。小維加拉着他的衣服，焦急地問：“爸爸，爸爸，這是給誰拍掌？”

米海勒夫住了手，看着他，說：“這是給保哥留保夫老教授拍的。”

“爲什麼？”維加天真地看着米海勒夫。

米海勒夫抱起維加，指着空中那架飛機，說：“你看那架飛機，看見了嗎，四個腦袋的那個？”

維加仰起了頭，看了看說：“看見了。”

“那一架大飛機，”米海勒夫指了指保哥留保夫教授，說：“就是那個爺爺做的。”

維加從爸爸懷里下來，走到娜加身邊，向保哥留保夫教授拍起掌來。正看着天空的娜加轉過身來，看見維加，怔了一會，也舉起雙手拍起來。

“你別給我拍，”維加生氣的住了手，指着教授對娜加說：“你給那個爺爺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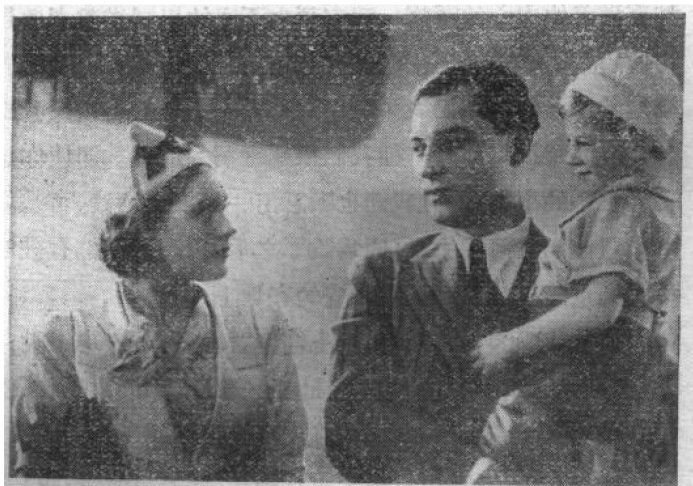
娜加親熱地抱起維加，問：“你這個小孩看那些飛機好玩嗎？”

維加愉快地說：“太好玩了，”說完，他在娜加懷里扭着要下來，不耐煩的說：“我找爸爸去。”

“你爸爸在什麼地方呢？”娜加溫和的問。

米海勒夫中尉走過來，從娜加懷里抱過維加，歉意的說：

“對不起，他大概打攪您了吧？”



娜加松開手，看着米海勒夫中尉，說：“啊，你就是他的爸爸？這孩子太好了！”

“不過就是淘氣。”

二 保哥留保夫教授要去避暑

某國大使館內，電燈發出昏黃的光，屋內的一切顯得陰暗慘淡。

站在窗前的武官，看着夜色美麗的莫斯科街道，一口一口地吸着烟。國際新聞記者站在他身旁，眼睛盯着街道，嘆息着說：“可怕呀！這個國家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，就教他們唱防奸防諜的歌。他們的孩子們從小時候起，就受到了這種加強警

惕性的教育。”他說的很慢，彷彿從他口中吐出的每一個字，都充滿着他內心的隱痛。武官頭也不回的以同樣聲調像是回答他的話，又像是自語的說：“是啊，實在太可怕了。”他們默默地站了几秒鐘。記者又說：“這種教育，有的時候使我感到發抖，同時這里面有一種我們很難理解的道理。即使你想干一件很小的事情，而且我們也願意出一筆很大的錢，可是你就不敢跟他們任何人去說，因為說了之后，隨時隨地都有被他們揭穿的危險。”記者說完，不安的在地上走着。

武官使勁的扔掉烟頭，拉上窗簾，轉過身子邊走邊說：“是的，這兒的工作是有些困難。”記者尾隨着他，仍舊嘆着氣說：“是呀，在這個國家里，我們簡直就不能工作。”

武官走到桌旁，指着椅子說：“請！”記者沒有坐，說：“好，謝謝！”武官又說了聲：“請坐！”記者才坐下。



武官拿起桌子上的杯子，斟着酒，慢慢地問記者“那麼說，我們做的工作都是多余的？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來不干呢？”

記者慌忙辯解說：“對不起，我剛才要講的話還沒說完，我是說在這個國家里，用普通的方法去工作那是絕對辦不到的。”武官舉着酒杯，加重了語氣：“你要明白，這件事如果你辦好了，你就會高升一大步。”他喝了口酒，放下杯子，坐在椅子上說：“辦不好，你就完蛋。懂嗎？”停了一會兒，他望着記者，口氣緩和了些說：“你談公事吧。我要保哥留保夫的材料，現在有嗎？”

記者看着桌面，搖了搖頭，說：“太少了，他的設計圖全都在保險櫃里鎖着，現在在保哥留保夫教授的周圍，我還找不到一個很合適的人。我這個記者證又僅僅能參加幾個代表大會或者是慶祝會，至於私人的拜訪，唔，我還沒有資格。我沒辦法和他接近。”武官瞅着他，慢吞吞地問：“現在你有什么材料吧？”記者從懷里掏出一些照片遞給武官。武官一張一張的看着。每看完一張，往旁邊一放，說：“這個沒用。”

一張照片上有一個小孩抱着條狗。武官對它很感興趣，他仔細地看了一會，問記者：“這孩子是誰？為什麼還有只狗呀？”

“這是保哥留保夫的小兒子，叫安德列。他的哥哥是邊防軍，他想把這條狗訓練好送給他哥哥。”

武官聽完，拿起筆在照片上畫了個圈，說：“唔，這個地方值得考慮。照片是誰給你弄來的？”記者露出高興的神情說：“新找到的一個，是托洛茨基分子。這家伙的把柄都在我手

里。他和教授的女兒娜加在音樂學院是同學。”他換了口氣，又說：“不過娜加的父親不太喜歡他。”他看見武官還是不滿足的望着他，又補充說：“最近保哥留保夫教授要去避暑，大夫讓他休養，不讓他工作。”

武官嘆了口氣，說：“像他這樣的人就是去休養，也決不會忘掉自己的工作。”停了停，他問：“你說這個姑娘在音樂學院，學音樂？”

記者點了點頭。

夜，已經深了。娜加還在自己的房間里興致勃勃地彈着鋼琴。在靜靜的夜里，琴聲顯得格外響亮。

華西列夫娜聽見琴聲，到娜加的屋子里，對娜加說：“這麼晚了，你怎么還不睡？”正彈着的曲子被母親打斷了，娜加對母親說：“別說話，媽媽。剛來點靈感都給沖跑了。”母親又說了一遍：“娜加，該睡了。”才走了出去。娜加想了一會兒，說：“想起來了。”

門響了，保哥留保夫教授疲倦地走進來。他一進門就忙着脫外衣，口里還埋怨着華西列夫娜：“天這麼晚了，怎么還不休息？”華西列夫娜說：“你們好像商量好了，誠心想要給我找麻煩。我問你，你為什麼還不睡呢？”

保哥留保夫脫着外衣說：“我想個問題。”華西列夫娜接過衣服掛在衣架上，說：“你又想問題！上次你到克里姆林宮的時候，不是告訴你叫你休養，立秋以前不許你工作嗎？”保哥留保夫整理着自己的衣服，強辯着說：“你看我現在工作嗎？我

現在根本就沒工作。”華西列夫娜還想說下去，娜加屋里琴聲又響起來，并且傳來了歌聲：

世界上有城市千萬座，
有一座最光榮。
在那里閃動着青春的光輝，
那里的人民值得驕傲。

嘹亮的琴聲伴着娜加清脆的嗓音，在這靜靜的夜里更動聽了。華西列夫娜住了口。保哥留保夫歪着頭聽了一會兒就和她一起走到娜加的門口，輕輕地推開門，靜靜地聽着娜加歌唱。

那就是我們可愛的莫斯科，
紅星的光芒四下放射。
那是我們戰鬥的莫斯科，
偉大的斯大林在那里工作。

在蘇維埃遼遠邊地，
在那無際的海岸，
在廣闊的農莊田野，
我們都熱烈的談論着它。

那就是我們可愛的莫斯科，
紅星光芒四下放射。
那是我們戰鬥的莫斯科，
偉大的斯大林在那里工作。

如果有人侵略我們，
敢向我們發動戰爭，
誰來領導無敵的軍隊？
誰來領導我們戰勝敵人？

靜睡的安德列被歌聲攪醒了。他下了床悄悄地跑到姐姐的房間，站在父母的背后，聽着娜加歌唱。娜加沒有發覺有人進來，繼續唱着：

那就是我們可愛的莫斯科，
紅星光芒四下放射。
那是我們戰鬥的莫斯科，
偉大的斯大林在那里工作。

歌聲停止了。華西列夫娜感慨地說：“唱得太好了。”保哥留保夫走到娜加身邊，問：“這是你寫的嗎？”

娜加回過頭，看着父母，笑着說：“是的。”保哥留保夫也贊美說：“太好了，你真能干。”站在門口的安德列這時忍不住開了口：“半夜三更的，你們怎么還不睡覺？”

華西列夫娜發現了他，就問：“你怎么也起來了？”她回頭囑咐娜加：“彈完了睡覺去吧！”說着往外走。

安德列見母親來了，忙跑進自己的臥室躺在床上，閉上眼睛。母親推開門對他說：“好好的睡吧！”安德列閉着眼，一動不動的說：“我睡着了。”

深夜，國家保安部彼特洛夫少校的辦公室燈亮着。

彼特洛夫少校忙完了工作，深深地吸了口氣，看了看坐在他對面，正聚精會神看着文件的米海勒夫中尉。他點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看見米海勒夫中尉手中的文件只剩了一張，問：“材料看完了嗎？”中尉眼睛沒有離開那張文件，答道：“我就看完了。”

彼特洛夫離開座位，走了兩步。看着收拾着文件的中尉，問：“你有什么意見？”米海勒夫把文件放在一邊，直起腰，看着少校說：“少校同志，事情很嚴重。這兩次他們全都是想從研究院里下手，偷走設計圖。”

彼特洛夫少校深深抽了口烟，來回走着，說：“是呀，可是這兩次全被我們發覺了，一點便宜也沒得着。”他站住，捏滅烟，看着米海勒夫，加重口氣說：“不過，我們完全可以斷定，這羣家伙決不會死心的。”米海勒夫同志說：“是啊，這些家伙爲了達到卑鄙的目的，從來就不擇手段。”少校仍然看着他，說：“米海勒夫同志，這個任務交給你了。”米海勒夫想了一會，答應了：“是，少校同志。”

彼特洛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向米海勒夫中尉提出了個問題：“過几天保哥留保夫教授要去避暑，你打算怎麼辦？”米海勒夫沉思了一會兒，說：“我想請几天假。”少校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忙問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我打算把家搬到保哥留保夫教授別墅的旁邊去。”彼特洛夫笑了，說：“好哇，我同意。”他站起來，對中尉說：“好啦，現在咱們去睡覺吧！”

三 馬戲團里的小丑

初升的太陽照着靜靜的莫斯科河，河水閃着細碎的金光。橋上的行人，都喜歡向這美麗的河流看上一眼。

太陽的光芒透過米海勒夫中尉家的窗子，在窗旁的桌子上留下了長長的、金黃色的光帶。米海勒夫中尉忙着整理抽斗內的文件。整理好的文件，他都仔細地放在抽斗里，鎖起來。在桌子上也放着一疊文件，那是他準備帶到新地方去的。小維加在地上忙亂着，他把自己的每件玩具都放在小車上，一邊收拾着東西一邊高興地說：“避暑去，避暑去，我和爸爸一塊避暑去。”米海勒夫回過頭看着他，說：“對了，小維加，咱們今天就避暑去。”米海勒夫收拾着自己的東西囑咐着維加：“你快收拾吧，要像軍人似的。”維加伸手從地上把跑着的一只小貓抱起來，放在車上，說：“我早收拾好了，就差這個小貓沒地方放。”貓跑了，維加急了，又去追貓。

電話鈴響了。米海勒夫拿起聽筒：“喂！你是彼特洛夫少校嗎？……什麼？馬戲團？……嗯……少校同志，我想帶着小維加一起去。……是，少校同志，我馬上就去。”米海勒夫放下聽筒，看了看維加，維加正坐在地上生氣。米海勒夫笑着問他：“你噉什麼嘴，維加？”

“咱們要避暑去啦！他還來電話。”維加抱怨着說。米海勒夫笑了：“他來電話是叫咱們現在去看馬戲。”聽說去看馬戲，維加高興了。他放下小貓，站起來說：“我也去看馬戲。”

米海勒夫收拾好文件，穿起外衣，說：“走吧，走吧！”維加蹦蹦跳跳地和米海勒夫走了。

一輛汽車在馬戲團門口停下來，保哥留保夫教授全家下了車，走進馬戲團。斯維奇茨基早和娜加約會好了，他在門口等着她。國際新聞記者叼着烟捲，看着保哥留保夫教授全家進了馬戲團，匆忙走到馬戲團門口的花攤前。

賣花女剛剛照料完一個顧客，就順手拿起一束鮮花問記者：“你看這花好嗎？”記者眼睛斜掃着四周，心不在焉的說：“再好一點的。”賣花女換了一束花，問：“這個怎麼樣？”記者看見米海勒夫走來，匆忙遞給賣花女一張紙條，說：“那好吧，過一會兒，請你把這一束花送給那位耍狗的演員。”

米海勒夫看見記者慌張的樣子，領着維加走到攤前，問賣花女：“換幾個另錢好嗎？”米海勒夫把錢遞給賣花女，賣花女說：“好。”便回身取另錢。米海勒夫看着走了的記者，又看了看記者買下的那束花。賣花女把另錢交給他，他說了聲“勞駕了，謝謝你！”便領着小維加走進了馬戲團。

馬戲還沒有開始，保哥留保夫教授全家談着話。記者坐在他們後面，抽着烟，眼睛不時看着坐在華西列夫娜身邊的安德列身上。米海勒夫和維加來遲了一點，他看了看周圍的人，在娜加坐的那排椅子上，找了個空位子坐下來。斯維奇茨基心事重重的坐在娜加旁邊。娜加發覺他不和往常一樣，就問：“阿納道里，你怎麼不高興？”斯維奇茨基裝做認真的樣子，皺着眉，說：“不知怎麼，心裡有點煩。”“心裡煩？”娜加關心的